



# 替杜麗娘把脈

## 讀蔡振家《另類閱聽》有感



**另類閱聽：表演藝術中的  
大腦疾病與音聲異常**

蔡振家著 / 臺大出版中心

10006/367 頁 / 23 公分

350 元 / 平裝

ISBN 9789860271560/980

蔡振家教授《另類閱聽》一書，與當前學界論文謹小慎微的常態略有不同，在於他獨有見地的做了大跨界，跨足醫學、生物學、音樂、戲曲……各界，做另類突破，首開風氣之先，解析鞭辟入裡，藝術與科學並置，感性與理性交織，內容包羅萬象，十分與眾不同。

其中〈杜麗娘的躁鬱症〉這篇，特別引我注目，此文脫胎於作者 2008 年發表的論文〈浪漫化的瘋癲——戲曲中的大腦疾病〉（刊登於《民俗曲藝》161 期）。這篇文章久久縈迴腦際，蓋因作者的假設，與我人生某段際遇息息相關，九年前曾將自己罹患「第二型躁鬱症」的歷程誌之為書，開啓臺灣精神病誌學（pathography）的濫觴，初讀蔡教授引我文章入稿，真是又驚又喜，同時又訝於作者何以膽敢將杜麗娘「逼瘋」，說她也是「第二型躁鬱症」病患，《牡丹亭》是崑曲經典大作，杜麗娘一角向來由閩門旦飾演，以最優

莊桂香 ◎ 國立高中退休教師

雅、最高難度的程式化演出，崑曲迷早已將杜麗娘供奉於心中的伊甸，難道不擔心戲迷們的抗議聲浪？

在討論這篇文章之前，我要訴之一個「經驗法則」理論，意即躁鬱症複雜的內在世界，即便是治療師亦未能如實掌握，作者深入研究精神醫學，終歸欠缺罹病經驗，因此興起想以崑曲迷兼病人的雙重身份，來為戲裡的杜麗娘把脈。略提此拙見供為參考，不過經驗法則仍有其盲點，容易產生以偏概全的月暈效應（halo effect），這是為文者要注意的。

蔡振家教授旁徵〈遊園〉、〈驚夢〉、〈尋夢〉三個折子戲的內容，與我的病人誌《三種靈魂：與躁鬱症共處的日子》做部分對照，我亦擷取同樣的折子，和當年患病的狀態做對照。

首先，著眼在杜麗娘具有情感疾病的心因性（指憂鬱症或躁鬱症的生物因素），這點從【繞地遊】詞牌中一句「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悶無端。」可見端倪，多愁善感的杜麗娘在〈閨塾〉這折戲中，讀了詩經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而心生嚮往，符合早發型精神疾病的心因特質，也就是說未必有重大壓力事件，青春期腦部啟動分泌性荷爾蒙，就

可能誘發第二型躁鬱症。

杜麗娘的春情（或可言之輕躁）於何時被撩撥？在我看來，【步步嬌】這曲牌初唱就輕輕揚起了。

杜唱：裊晴絲吹來閒庭院，搖漾春如線。

停半响，整花鈿。

沒揣菱花偷得人半面，也還的彩雲偏，  
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，  
艷晶晶花簪八寶鈿。

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。

瞧，她的心情在妝扮後不一樣了，還對春香說，你可知道我天生是愛美的，對照我輕躁初期，些微的變化也是從妝扮開始，變得愛美，容光煥發，及至後來，高亢的情緒扶搖直上，思緒奔騰逸興湍飛，已非意志所能駕御，如以之對照杜麗娘，就是〈遊園〉一折中膾炙人口的曲牌【皂羅袍】，這是牡丹亭劇中最吸睛的部分，只要絲竹管弦前奏響起，觀眾莫不為之心醉，詞的部分，戲迷幾可倒背如流。

蔡振家以【皂羅袍】第一句「姮紫嫣紅開遍」，對照我《三種靈魂》書中：「每當看到野火漫燒似的桃花林，腦門就像被火點燃似的，轟然一聲，難遏的狂熱到極」，可說十分到位。

說到花，【好姐姐】這一曲不容忽視，不僅和【皂羅袍】前後相和，都是輕躁一發不可收拾的表徵，更可做為健康者和不健康者的對照，丫環春香在此十分搶戲，花旦夾白和正旦激情的唱段呈反差對比。

貼夾白：那是杜鵑花。

杜 唱：遍青山啼紅了杜鵑。

貼夾白：這是茶靡架。

杜 唱：那茶靡外煙絲醉軟。

貼夾白：啊，小姐，是花都開，只有那牡丹還早呢！

杜 唱：那牡丹雖好，他春歸怎佔得先？

貼夾白：那鶯燕叫得好聽哪！

杜 唱：生生燕語明如剪，聽啞啞鶯聲溜的圓。

以上景況，貼切點明一般人看到花花草草、鶯聲鳥嘯，是這般稀鬆平常，對輕躁病人而言，如同蔡振家文中寫道：「天地萬物皆如此美妙，將一草一木都賦予特別意義。」曾就「花事」引發輕躁的觀點請教精神科醫師，醫師回答因這方面資料收集太少，一時無法證明相關性，躁鬱症的理論有一基調：「生命本質的無限放大，循自身氣質做過度演繹。」我自幼即愛花，現在姮紫嫣紅雖不再讓我發病，但仍比別人多了一份迷醉。

作者在〈杜麗娘的躁鬱症〉中未引用【山坡羊】這個關鍵性的曲牌，有點可惜，醫師診斷病人「躁」的部分，通常問卷上有此一問：「最近是否對性的需求增加？」蘇崑名角張繼青在〈山坡羊〉這段的表演，飾演杜麗娘的她唱到：「俺生小嬋娟，揀名門，一例一例神仙眷。」此處以蕩腳做表，再唱：「這衷懷那處言，潑殘生，除問天。」又有蕩腳做表，「蕩腳」，是一種帶有意淫的做表，是杜麗娘極度思春心跡的大膽披露，且發生在貼身丫環不在，睡意朦朧之際，如此露骨的做表，可謂合情，也可鋪陳隨後柳夢梅入



夢合歡的合理性，吾人做此解，不知作者同意否？

【山坡羊】辭文，可視為湯顯祖的泣血之作，湯生長年代，是明朝最黑暗的萬曆年間，史學家黃仁宇說：「明亡，亡於萬曆」，明代彰顯理學，對婦女的禁錮最為冰峻，言及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」湯顯祖不啻是以情為旨意，更是藉杜麗娘這個角色，挑戰宋朝理學的道德觀，君不見〈閨塾〉折裏連春香都說：「〔昔氏賢文〕把人禁殺」，《驚夢》折中杜麗娘唱：「俺的睡情誰見？」，套句現代用語，正是「禮教 V S. 感情」。提出這些，看似和躁鬱症無關，和我後面要說的「戀情妄想」大有關連，前段說道，躁鬱症是生命本質的擴大，愛情和性的需求都是生物本能，症狀較輕的第二型躁鬱症，可能因而自我投射，產生常見的「戀情妄想」症狀，潛入麗娘夢境中的柳夢梅正是，我在《三種靈魂》書中，對一位素未謀面的上海青年作家，憑空產生愛意亦如是，蔡振家對書中這段荒唐的戀情妄想閱之甚詳，最後直指筆者恰似現代版的杜麗娘，我的「戀情妄想」服藥後即杳然無痕，杜麗娘對潛入夢中人兒苦苦追尋，是現實人生不可能存在的情境，觀眾只顧看戲，只有「先知」蔡振家看出破綻，這是最能診斷杜麗娘生病的情節，符合神經醫學家薩克斯說的：「去到一個若不生病就到不了的世界。」

〈尋夢〉一折，作者分析是杜麗娘由躁盪至鬱的極端轉折，觀眾按圖索驥，大體能認同，作者進一步解析，曲牌【江兒水】不僅是絕唱，更是她的催命符，作者說〈寫真〉

中描容情節不符鬱期症狀，是湯顯祖為後面劇情預設的伏筆，這點我持不太一樣的意見，「躁」與「鬱」並非那麼截然二分；往事如煙，回首當年面對離婚的打擊，一霎時憂鬱襲來，「將自己蜷縮在被窩裏，流淌的淚水像決堤的河，服下雙倍劑量的鎮靜劑，希望沈沈睡去不再醒來。」、「長長一眠覺，腦子像獲得滋補，坐在梳妝臺前理妝，修飾後顯得神采煥發。」憂鬱期也有緩解的片刻，杜麗娘〈尋夢〉未著，萌生死意，看到梅樹結實累累，決意死後葬於梅樹下，接著描容寫真，辭別母親後悲戚地離魂了。聯想起三年前一則社會新聞，有位企業主，原本就患有憂鬱症，因承受不了媒體的污蔑，竟先搭飛機到離島尋覓自殺地點，回來處理未了之事，再搭機去完成自殺意願，真有異曲同工之處。

《另類閱讀》書中，許多篇章使用「瘋癲」一詞，我想作者旨意讓讀者懂得他指的是什麼，方便回想這類戲碼的戲曲符號，作者從「鄉下表哥」歌仔戲的瘋癲表功，到上位如京崑的做表，從寫實到寫意，逐一列舉，梅蘭芳曾提出「移步而不換形」的理論，說到即便瘋癲表功，也可以略加修改，但仍要兼顧美學，不可踰越程式，蔡振家推論：「杜麗娘的唯美浪漫，模糊了她背後病態的身影」，又說「輕躁症狀自己或旁人都不易覺察，反而有股驅策力，變得人見人愛」，作者的真知灼見，達到替精神疾病去污名化的作用。

也許有人要說，四百年前的湯顯祖，如何在《牡丹亭》文本內，暗藏杜麗娘的大腦疾病「密碼」？躁鬱症的病名及研究，是

十九世紀中葉的事，但是可別忘了，我們的老祖宗自古就知道有「桃花癲」這回事。研究虛構的文學（戲曲文學）人物，不僅有其歷史文化及社會意義，有時比談真實人物更富趣味，更能引發遐想，杜麗娘的躁鬱症，在我看來，並非作者強做解人，此事只需做到不和臨床精神疾病鑑別診斷（differential diagnosis）混淆就可以了。

實不相瞞，本人能欣賞崑曲之美，及書寫《三種靈魂》一書，全是當年罹病的附加收穫，但是別忘記它是「病」，對腦部造成的傷害，疾病橫掃時，大量揮霍金錢等負面症狀，折算下來，通常是令人沮喪的，作者在書中清楚載明這些知識。

《另類閱聽》一書，是我心目中的大作，作者資料蒐集豐富，連註腳都引人入勝，跨界內涵廣袤，奧蘊無窮，議題看似繁複難解，作者總能以心解意、以意解事、以事狀情，打破先哲之言。《列子·說符第八》：「大道以多歧亡羊，學者以多方喪生。」不禁懷疑蔡振家教授的腦部生理結構，是否遠在常模（norm）之上，否則何以能多歧而不亡羊？ ISBN

### 延伸閱讀

莊桂香（2001）。三種靈魂：我與躁鬱症的日子。臺北市：天下遠見。